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
第七卷 一文錢活遍英雄 三杯酒隨身纏纏

詩曰：三百六□宮，秀才窮到底。
晴雨共晨昏，幾本爛書紙。
驕語少賓朋，閉戶獨妻子。
商賈手無錢，朱門不相喜。
有足胡敢揚，有心不副齒。
他人飽欲颺，我饑僵且死。
一朝富貴來，車馬如流水。
寄言白眼生，忽將兩目視。

話說天順年間，江西南昌府新建縣，一個秀才，姓時名升，表字大來。祖父都是儒家出身，娶個渾家萬氏。那時，大來雖然飽學，屢次考優等，卻家業淡薄。平日雖仗訓館供給，江西地方，極是檢薄，去處東金，也不甚厚。他家下人雖不多，一年俸金只好餬口過去，不能有所餘積。那一年，正值旱荒。那些學徒，自家棚拽不過，難道還請個先生湊荒不成。因此，那年竟不曾尋得館。大凡秀才家處館，是他本行生意。那年沒館，就是那年沒生意了。但那沒生意的，還有本錢可折，或是終身幫人做生意，也還有個出落。那秀才才行是無本可折的，又不能營算，沒人家肯要他相幫。又不能負輕擔重，掙一日過一日的。你叫他如何不窮？這時，大來坐在家裡憂悶，對著那黃面婆子，就似有仇隙的一般，終日攢著兩眉，就也虧他捱過了兩三個月。

這一日，恰是粒米塊柴也無的了，萬氏對丈夫道：「家中今日在陳，你出去那裡借得幾升米來，度了今日。到明日，我有替人做鞋腳工錢送來，接著或可延捱得□來日，你道何如？」時大來應道：「哦。」急忙走到廚房裡，思量打盆熱水，洗了面，才好出門。那曉得，柴星也沒一塊，冷鍋冷灶的。他看了如此光景，甚覺難過，只得低頭往外就跑。原來，時大來一時答應渾家，卻不曾打點到甚人家去。及至走了出門，方才想到，我恁忙忙的走，待往何處好？反站住了腳，想一想道：廣潤門外妻姨，有個月不曾往來，借他錢把銀子或是肯的。才舉腳走了□數步，又想到：不好，那姨夫是市井之人，他富我貧，時常欺嫌我，今日走去，借他些須，倘不肯時，反要受一肚悶氣。又走了回來，又站住想道：章江門外，去年學生家，他還過得，莫若問他借也罷。忙忙的又走了□數步，又想到：也不好，他因家下缺乏，才辭先生，今又去借貸，是個不知趣的人了。又走了回來，一頭走一頭想道：蓼洲頭汪朝奉店裡一宗當頭，拿票去還可找得些銀子。又一頭想道：我到傅朋友那裡，也還借得數升米。想這家，想那家，在那街心裡，一走來一走去，象個失心瘋的一般。也不知來回走了幾個時刻，還不曾出那□數步之外。

卻不防，一個七八歲的孩子，手裡拿著一個碗，碗裡有些少油，走來當面一捏，把那碗當的一聲在街上跌碎了。孩子家那裡管他，一把扭住了時大來叫起屈來，快些陪我。時大來一時摸頭不著，急了道：「你走路，我也走路，你失措打碎，如何叫我賠？」那孩子眼淚鼻涕的哭著道：「你不還我，我也回不得家，我同你去死罷。」一時間，就圍集了許多人看，內中一個道：「這孩子打掉多少東西，哭的恁凶？」孩子道：「我來買一個錢油炒菜，與俺父親吃飯，往南京去，他連碗替我打碎了。」又一個對時大來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既打碎他的，約莫還他些罷。」時大來道：「我是本府學裡相公，其實身上不曾帶有錢。若是有時，莫說一文錢，就多些也還了也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你既是相公，行路該斯文些，為甚打碎娃娃家碗，難道你也是個娃娃不成。」這正是：

憑君豪氣三千丈，腰裡時錢一個無。
多少世間牛馬輩，賸纏金鑽字模糊

那孩子扯住，死也不放，要賠油賠碗。這些看的人，又七嘴八舌的，弄得個時大來，真不得假不得，若有個地洞，也鑽將去。那件布道袍，也扯得不象樣了。只見一個大漢，身長七尺，鬚鬚尺餘，儼似關帝一般。走將來，分開眾人，將兜肚裡錢，抓了一把，喝那孩子道：「你拿去。」一把扯了時大來就走道：「相公，你隨我來。」那些人終分散去了。你看那人怎生捫扮：

頭戴一字巾幘，身穿窄袖戰袍，快靴短箭錦腰繅，結束莊嚴緊妙。髯飄飄欲動，眉間殺氣秋高，面前若有把關刀，那怕妖魔打攪。

這時大來惱得發昏的，信腳隨著他走未數□步，那漢扯他上個大酒樓，按他坐了，大聲叫拿酒來，時大來略定了神問道：「壯士何人，這般錯愛？」那漢道：「某乃北直人，有些公幹，在這樓上候位朋友。佯早坐起，就見了先生，在這街心裡走來走去。連某也看得不耐煩了，我疑先生心有大不得已之事。正要下樓借問。不期添出這樁事來。請問先生定是何故？」時大來此時年會，不好直言，只得含糊道：「也沒甚事，只想去將望個朋友，閒談一會兒。」那漢道：「大丈夫一言相得，此頭可斷，果有大事難決，某亦可略效區區。先生反如此見瞞，可謂不知人了。」時大來聽得，料是個奇人，便道：「不敢相瞞，學生備員府庠，訓館度日，因年荒失館，家下柴米俱無。剛才出門，正欲干謁幾位親友，借貸些須，度此奇窮。心下正打點不定，遇著這孩子啣唾恁一場，寒士醜態，都被冷眼看破。若適間不遇恩人，學生此時也可以死得了。」說罷，眼淚酸酸欲下。那漢點了點頭，歎口氣道：「共是一般讀書的，那得了手的，終日敲人撈人，橫著心腸刻剝人的東西，就是富堪敵國，也還不知饜足。這未遇的，饑寒逼身，夫妻莫保，剛才就是一文錢，也迫不出來，受了多少腌臢臭氣。這等看來，天公忒也安頓不勻些。」遂大聲道：「我說犯了怎樣大事，原來只為這點小事，可憐可憐。只是某坐得久了，急欲到個所在去，不能相陪終席了。」把手向胸袋一摸，拿出一封物件，當的放在桌上道：「某今日不曾打點，只帶些買點心吃的銀子，先生且將去，休怪，請了。」又回頭道：「酒肴還有餘，先生慢慢放心吃完，都是我打發他。」說罷，竟飄然下樓去了。

這時大來正要推卻，才待開口，他已到了樓下。又遞一大把物件，與店主人道：「這是我吃的酒錢，樓上那位相公都在裡面。多的收下，我再來算。」時大來一直趕下樓來，他已到街上，走去幾間門面了。時大來大聲叫道：「且住，請問高姓大名。」那漢一面走，一面答道：「我別號風鬚子。」才聽完這一句，再望不見了。時大來只得復身上樓，見剩的酒肴還擺在那裡，拿起來，一面吃一面想道：天下有如此奇人，連多謝這兩個字也不收我的，飛也似走了。難道我是做夢不成？這封物件敲在桌子上，還噹噹的響，我想世上有多少高人俠士，多分就是此輩了。可惜，去得太促，不曾與他多盤桓刻把。他把桌上的吃個淨光，方才理那封東西下樓來了。正是：

有焯千里能相會，誰似當年運東通。
今日對君須盡醉，莫隨野鳥罵喜風。

卻說時大來的妻子，在家東著肚帶子等著；那裡望得個蹤影兒回來。直到下午，只見把門一推，時大來紅了個臉，笑嘻嘻的走進來。萬氏道：「你去借了多少東西來？」時大來道：「那裡借得分毫。」萬氏道：「既不曾借得，緣何咱恁晚才回，倒又吃得有七八分了。」時大來把那封物件撲通的往桌上一擲道：「你還餓到如今，這也忒難為你了，我帶了一件東西來，與你看看。」萬氏道：「甚麼物件？」捏起來卻重，打開一看，只見一包五封，每封□兩，都是高邊足色古老銀子。萬氏道：「此物何處得來，莫不是做了反事？」時大來一個呵呵道：「我讀書君子，做甚反事。」萬氏道：「是誰人借與你的？」時大來將日裡所遇之事，一五一□對渾家說了，萬氏道：「莫不足神仙憐我，與你窮到盡頭，來此救度我們。你曾問他姓名麼？」時大來謂：「這人眉高日朗，顴鬚蔥濃，那鬚甚長，卻也有飄飄凌雲之氣，或是神仙也未可知。我趕去問他姓名，他只道是風鬚子，就不見了。我想，這宗銀子，料是還他不得的了。今日就借些用何妨。」打開包來，檢出一封，買了幾擔柴，擔把米，買些鹽油菜蔬，又買些酒肉，與婆子

開開葷。頃刻間，屋子裡熱鬧烘烘的，卻似添了許多人一般。夫妻兩口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不似早間時分淒寂了。有《桂枝兒》為證：

甚東西生地恁波俏，
粉臉涎把兩腳兒躑，
愛了你那個不要親朋為你好，
就是怨仇也開銷。
這樣滾熱的行情，
也怎麼不是現世寶。

你說那風鬚子的係何人，原來是個大盜。但他做強盜與別的不同。別的強盜，連負販的都不放鬆，破衣綻襪都收拾了去。他主意道：「做好人，有好人的勛業。就做歹人，也有歹人的品節。大丈夫，既投胎在這裡，也要為天公留些仁愛，為朝廷效些忠悃，為自家立些聲名。如那行商坐賈，竇了祖宗血本，涉水登山，擔憂受怕，只博得半年三釐利息，回家還債，負養老小，你卻一鼓而鯨吞，天理也不容你。那些貪官污吏，吃了朝廷俸祿，又拿竹批拶子，刻剝窮戶，大槓小擔為他行淫樂禍之助。若朝廷知得，也要迫他贓物，還要問個罪名。我如今，起了贓物，饒了他罪，為朝廷施法外之仁，還便宜了他。」所以，他遇著小本的，眼也不看。遇著那些帶紗帽的，他就也不叫多謝了。雖是強盜，卻算得此輩中高人俠士了。那時大來偶然遇他，遂動他一點救貧之念，也不知是禍是福。時大來次日，又摸了兩件衣服。穿著起來。竟不象個失館的先生了。有句詩道得好：

世人好相皮，衣服宜珍直。
西施被菅臬，無鹽返葬送。
被褐而懷玉，誰人知孔孟。
春能富貴天，花鳥增妍笑。

所以衣著這件物，極是抬舉人的。俗語云：狗不咬君子。難道那狗是通過慧的，他遇著衣服鮮華的，就不肯吠他，卻似妙在勢利上走的一般。再看那穿得好的，憑你是乞丐出身，會席都要推他上座。就是途中不相識的，也要讓他先行。若是那粗衣破服的，任你文兼孔孟，武達孫吳，莫說坐席，就在路上行走，乞丐也推他一邊占過先去。這是天開地辟的風俗，怪他不得的。卻說時大來，那日著了新，贖出來那件綢道袍，望那傳朋友回來，只聽得背後人叫時相公時先生。回頭一首，卻認是本縣專慣搨摸的，叫做呂游之道：「無館正好，我卻有句話商量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願聞。」呂游之道：「有個廣東潮州府太守，舟泊澎湖去上任的，要在本地請個幕賓。前日，風吹到我耳朵來，我欲趁此賺幾兩銀子。一連走了兩三日，竟尋不見個相識。你若沒館，肯做此事否？」時大來滿心歡喜道：「相煩作成那話兒，弟是在行的。」呂游之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你且回家，我去就來。」少頃，呂游之同一位穿青的，拿了個紅帖，又是聘金六兩，一個封兒，對時大米道：「一說即妥，每年俸金一百二兩。先兌一半安家，後日早開船。刻下請你去面會。」時大來收了，即同兩個人到船上，那知府見他衣履乾淨，言詞簡雅，並無他話。只道：「借重早些收拾，明日午後就要開船了。」隨封了六兩俸金送來，時大來收了，才打發人出門。呂游之早到，當面開封，取了兩包，送他做謝儀去了。餘者，交付渾家。次日，收拾上船。第二日吹打起行，一路來，過了南安，起夫馬過嶺。正是：

不煩驛使寄梅花，時來風道滕王閣。

原來，這知府姓任，甲科出身，極是個手長的，也初選得了會稽縣知縣。被他做得甚沒體面，詐了被告，又詐原告，地方人揭告了，住腳不牢，用了些銀子，調個任，做了江西靖安縣。這靖安縣，一到他上任，就不肯靖安了。連地皮卷盡，還恨那樹根生得不堅牢。做了兩年，因物議，不得行取兩衙門，卻謀升個戶部主事。他財運頗亨，管糧抽稅，加三加五，又搜剝了無限銀子。訪得潮州是有生發去處，就謀了潮州知府。隨任的親身，也無多人，只有一個夫人，一位小姐。小姐名喚賽兒，言比兒子還賽得過。那小姐人物精美，識見超邁，常鄙乃父在錢財上著腳，恐於官不利。時有幾諫言語。這知府見不肖己，也不甚歡喜他。他來的是兩隻大船，船內堆塞滿滿的。不問粗重物件，那古董玩器，充口耀目，也不知多少件數。

那日，撥夫過嶺，大擔小擔，排滿了一條長嶺。不似才上任的，到似個收拾回家的一般。那時，行李在先，夫人小姐居中，他一乘大轎押扛在後。忽聽一聲哨響，幾隻柳木箭已到面前了，一齊慌張站住。只見口餘籌好漢，將行李趕著就走。又叫道：「這樣賊胚，綁起來殺了罷。」一時間，將任知府綁起來。正在那叫天叫地時節，卻說時大來這班人，都在後面走。時大來乘個兜子，正在那嶺上慢慢的來。卻報前面官槓被打劫了。時大來吃了一驚，連忙趕到前頭，高處一望，內有一個人道：「原來時相公同來的，放了他罷。」倏忽間，好漢去盡了。那知府被眾人解救起來，行李輜重都去了，連小姐也尋不著。知府道：「適才分明聽見強盜口裡說聲時相公，他緣何認得老時？今日若不是同他走，這性命休了，嶺上也難久住，且到南雄府，再作理會。」不時，到了南雄，因不見小姐，心中暗問道：「這強盜，打劫我的浮財，連我女兒都打劫了去。」又想了一想道，有了有了，強盜既認得老時，何不報究老時，女兒自有著落了，此時就忘記那救命的時節。正是：

只圖日下空庭計，不憶當年吮血時。

次日，親自拜南雄知府，把上件說了，又道：「別的都罷，只是小女關懷，誰識請來的幕賓，與這些人作鉤手，煩老寅翁，將時大來嚴刑起來，不怕他不招。小女得去珠復還，追來贓物，一概奉送，聊作酬謝。」南雄知府謝道：「領教，斷不辱命。」

原來，那好漢說的這句話，只在知府聽見，時大來在後頭，並不知風。及任知府拜南雄府回來，時大來迎著道：「拜了太尊，就該相煩緝捕才是。」任知府昂昂的道，「不勞緝捕，也訪得有七八分了。」說罷，就走了進去。時大來只道他心下痛傷，故此沒好相待。正待回頭，忽見如狼似虎一班人，跑進來將鐵鎖望他頸上一套，拖著就走。時大來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」到了大門，只見任管家道：「你快去報知老爺，近些人無狀，快來相救則個。」那些管家佯佯的道：「你去。」時大來驚疑不決，對眾人道：「你們奉那個差來的，休這等放肆，我是任太爺請來的相公。」眾人道：「就是請你的做原告哩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這事從那裡說起？」眾人拖的拖，扯的扯，道：「去到那裡就曉得。」正是：

無風波浪起，說起也驚人。

時大來不知就裡，還望任知府那支救兵。大著膽，隨著他帶到南雄府。那知府即時升堂，看著時大來道：「好個強盜幕賓。」時大來直挺著道：「強盜自強盜，幕賓自幕賓，為何兩句做一句說。」那知府道：「任太尊好意請你，到通了強盜劫他，劫了財寶去也罷，為何連小姐也劫去？想是被你這賊眼看見姿色美，去他個壓寨。這樣看來，做官的再誰敢去請幕賓？快替我夾起來。」

時大來道：「有何憑據，平白冤人。」知府道：「既不通同，為甚強盜認得你，反來叫你？」時大來道：「誰人聽見？」知府道：「自有入聽見，你只快快招出這班人名姓，窩家，追得贓物來時，我便作主釋放你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青天白日之下，負此奇冤，寧可死作怨鬼，到閻羅處伸訴，沒有人招得。」那知府只望追來贓物作謝儀的，那管冤枉不冤枉。登時大怒，叫夾起來。眾役一齊動手，乒乒乓乓，敲了無數。那知府將他剝落一回，見他初次不招，只得作個鬆局，叫道：「發監再審。」就著人報任知府，任知府又親來叮囑一番，才別了上任去。正是：

張公吃酒李公醉，喜鵲烏鴉共樹飛。
漫道死生渾夢幻，他年重望帝城暉。

